

E·M·福斯特文集

A white, handwritten signature of E.M. Forster in cursive script, positioned centrally on the cover.

〔英〕E·M·福斯特 著 苏福忠 译

# 霍華德莊園

HOWARDS END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E·M·福斯特文集

# 霍華德莊園

HOWARDS END

[英] E·M·福斯特 著 苏福忠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霍华德庄园 / (英) 福斯特(Forster, E. M.) 著; 苏福忠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6. 7

(E·M·福斯特文集)

书名原文: Howards End

ISBN 978-7-5327-7251-3

I. ①霍… II. ①福… ②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67027 号

E. M. FORSTER

### HOWARDS END

Copyright © The Provost and Scholars of King's College, Cambridge, 1910, 1973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6 SHANGHAI TRANSLATION

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OCIETY OF AUTHOR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All right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14-092 号

## 霍华德庄园

〔英〕E·M·福斯特/著 苏福忠/译

责任编辑/宋金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 书名题签/黄福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4 插页 6 字数 239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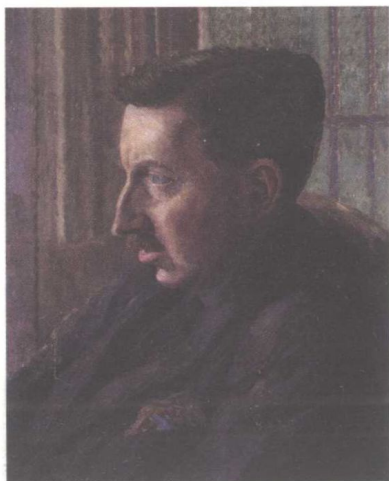
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5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7251-3/I·4410

定价: 65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33-8510898



R. M. Bowler.

## 第一章

---

事情不妨从海伦给她姐姐的几封信说起。

最亲爱的梅格，

这宅第可不是我们以为的样子。它很旧，很小，不过总的说来还看着顺眼——一水儿红砖。我们目前住在里面都一个萝卜一个坑的，保罗(小儿子)明儿来了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从过厅向右走可进入餐厅，向左走便是客厅了。过厅本身其实就是一间屋子。打开过厅里的另一道门是楼梯，顺着一条通道直达二楼。二楼并排着三间卧室，三间卧室的上面是一排三间阁楼。这当然不是这所住宅的全部，不过你注意到的也就这些了——从宅子前的花园一眼望去正好是九个窗户。

还有一棵非常高的山榆树——抬眼看去左边就是——歪歪地依傍宅第生长，位于花园和草地的中间。我已然喜欢上那棵树了。另外还有普通的榆树、橡树——不比一般橡树更让人反感——梨树、苹果树和一架葡萄藤。但是没有白桦树。不过我得赶紧去会一会我的男主人和女主人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宅第和我们以为的大相径庭。我们过去为什么会以为他们的住宅就应该是山墙林立，多姿多彩，他们的花园就应该是布满橙黄色的幽径呢？我认为这完全是我们把他们和昂贵的饭店混淆一块儿了——威尔科克斯太太身着美丽的衣服在长长的走廊里逶迤而

行，威尔科克斯先生把脚夫们指使得团团打转，等等。我们女人家总喜欢往片面处想啊。

我星期六回去；晚一些时候会让你知道火车时刻。你没一起来，他们像我一样感到生气；真是的，蒂比也太累人了，他每个月都要闹一次病。他在伦敦怎么会染上枯草热呢？就算他得了这病，你因此就得放弃拜访，去听一个男孩子打喷嚏，这好像也太不公平了吧。告诉他查尔斯·威尔科克斯(在家的那个儿子)也得了枯草热，可是他根本不当回事儿，我们问起病情时他一副不屑的样子。威尔科克斯家的这种男人会让蒂比无地自容的。不过你不会赞同我这样看，我还是换换话题吧。

这封信长，是因为我在早餐前挤时间写的。哦，那些美丽的葡萄藤叶！这住宅被一棵葡萄藤遮挡得严实。早些时候我向外眺望过，威尔科克斯太太已在花园里了。她显然对这花园钟爱有加。难怪她有时看上去很疲倦呢。她一直在观察大朵的罌粟含苞待放。然后她走出花园草地去草坪，草坪的右角我正好看得见。她身着一袭长裙在潮乎乎的青草上逶迤而行，返回来时手里抱满前一天割下的干草——我推测是为兔子或什么动物准备的，只见她一次又一次闻那些干草。这里的空气令人陶醉。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槌球的响声，再往外看，原是查尔斯·威尔科克斯在练球呢；他们对什么运动都很喜爱。不久他开始打喷嚏，不得已停下来。然后我听见了更多的槌球响起，这次是威尔科克斯先生在练球，不一会儿传来“啊嚏——啊嚏——啊嚏”的声音；他也不得不停下来了。接着埃维出来了，在一个固定在青梅树上——他们把每样东西都利用起来了——的器械上做健身操，很快她也发出“啊……嚏”的声音，她转身进了房子。最后，威尔科克斯太太

又露面了；她拖着裙裾一边走，一边闻干草，观看那些花。我不厌其烦地给你写这些，只因为你曾说过生活有时是生活，有时只是一出戏，活人就要学会区别哪个是哪个，一直以来我总把这话当作“梅格俏皮的信口胡说”。但是今天早上的生活确乎不是生活而是一出戏，看到威尔科克斯一家人轮流出场，我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。现在威尔科克斯太太也已进去了。

我这就穿上(省略)。昨天夜里威尔科克斯太太穿过了(省略)，还有埃维(省略)。所以说这里不是一个随便走动的地方，如果你闭上眼睛它仍然好像是那家我们以为的招摇旅馆。可你一睁开眼睛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那些野蔷薇芳香醉人。草坪上方形成了一堵蔷薇篱——高得出奇，花儿垂落下来构成了花环，但它们的底部别有韵味，纤纤袅袅的，透过去能看见三三两两的鸭子和一头牛。这些属于那座农场，是我们附近的唯一住宅。早餐的钟声响了。致以厚爱。代我向蒂比致爱。向朱莉姨妈致爱；她来和你就伴儿正是时候，不过也让人烦呀。把这信烧了。星期四还要写信。

海伦

霍华德庄园 星期二

最亲爱的梅格，

我在享受千载难逢的好时光呢。我喜欢他们全家人。尽管威尔科克斯太太比在德国时更少言寡语，她现在却比任何时候都讨人喜欢，我还从未见过像她这样始终无私的，更可贵的是别人并不因此多劳累她。他们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幸福、最快乐的家庭。我真的感觉到我们是在交朋友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们认为我是个傻瓜，而且也这么说——至少威尔科克斯先生是这样的——当

人家这么说你，你又不介意时，那就是一种很可靠的考验，对不？他把妇女选举权带来的各种最吓人的事情说得入木三分，当我说我相信男女平等时，他把两臂交叠起来，让我遭受了从未有过的打击。梅格，我们今后是不是应该少说为佳呢？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为自己感到这么羞愧过。我说不出来人类何时曾经平等过，也说不出什么时代平等的愿望曾经让人们感到更幸福。我简直无言以对。我过去只是从什么书里拾人牙慧，认为平等很好——也许是从诗里，或者从你那里。不管怎样，这种观念被驳斥得支离破碎，而且，像所有真正强大的人一样，威尔科克斯先生做到了这一点，却没有伤害我。别无高招，我就取笑他们得了枯草热。我们像好斗的公鸡一样生活，查尔斯每天开车带我们外出兜风——一座树木成荫的陵墓，一所隐士住宅，一条麦西亚国王们修筑的令人惊叹的路——打网球——赛板球——玩桥牌——夜里我们挤在这座可爱的住宅里。全家人现在都住在这里——它简直成了一个拥挤的兔子窝。埃维是一个可亲可近的人儿。他们想留我过星期天——我看我要是留下来也挺不错。气候适宜，秀色可餐——西望高地，景色迷人。感谢你的来信。把这信烧了。

你亲爱的海伦

霍华德庄园 星期五

最亲爱的梅格，

我不知道你会说什么：保罗和我陷入爱河——就是那个小儿子，星期三才回到这里的。

爱德华庄园

星期日



## 第二章

---

玛格丽特浏览过妹妹的短信，顺着早餐桌子推给了姨妈。一时无语，随后话匣子打开了。

“我什么也无法告诉你，朱莉姨妈。我知道的一点不比你多。我们是春天在国外相遇的，还只是遇上了那家人的父亲和母亲。我知道得很少，连他们儿子的名字我都不知道。这就是来龙去脉——”她摆了摆手，笑了一笑。

“这么说，事情来得太突然了。”

“谁知道，朱莉姨妈，谁知道呢？”

“可是，玛格丽特亲爱的，我是说，既然我们在就事论事，我们也只好讲些实际才是呀。这事确实是太突然了，一点没错。”

“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！”

“可是玛格丽特亲爱的——”

“我去找来她的另外几封信，”玛格丽特说。“算了，不去了，我要先把早餐吃了。其实呢，我手边也没有她的信了。我们当时从海德堡到施佩耶尔<sup>①</sup>去，就是在这次糟糕的旅行中遇上了威尔科克斯夫妇。海伦和我过去总惦记着施佩耶尔有一座壮观的古教堂——施佩耶尔的主教是七选侯中的一个<sup>②</sup>——你知道——‘施佩耶尔、美因茨和科隆。’这三地的主教曾一度管辖着莱茵河谷，因此为这河谷赢得了教士街的名声呢。”

“我还是为这件事感到十分不安，玛格丽特。”

“火车从船只铺起的浮桥上通过，一眼看去它是那么漂亮。可是，哦，五分钟过后我们把一切都看清楚了。那座大教堂已经毁了，全毁了，都是修复造成的；原来的结构荡然无存。我们虚度了一整天，我们在那边公园里吃三明治，与威尔科克斯夫妇不期而遇。好可怜呀，他们也上当受骗了——他们实际上正在施佩耶尔逗留——他们很喜欢海伦，反复说应该和我们一起赶往海德尔堡。事实上，他们第二天果真来了。我们一起开车转了几处地方。他们对我们知根知底后，便邀请海伦去看望他们——我也受到了邀请。只是蒂比生病，把我留在了家中，这样海伦在星期一就一个人去了。就这么回事儿。这下你和我知道得一样多了。这次是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年轻男人。她本来星期六就要回来的，却推迟到了下星期一，也许因为——我说不清楚了。”

她突然打住了，倾听伦敦早晨的种种嘈杂。他们的房子位于威克姆老巷，环境甚是幽静，因为一个由建筑物组成的高高的岬角把它和那条主大街隔开了。你因此感觉到一片回水潭，或者索性感觉到一个三角湾，水从那看不见的海域流进，又退入一片悄然无声的寂静中，而外面的海浪却仍在拍击。虽然这个岬角是由公寓组成的——公寓很昂贵，有着宽敞的门厅，处处有门房和棕榈树——但是它起到了应有的作用，为那些对面的老房子争得几许安静。这些老房子，早晚也会被一一拆除，在它们的地盘上会冒出来另一个岬角，一如人类在伦敦这块寸土寸金的土地上一层高似一层地摞起来了。

---

① 德国一地名。

② 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由七个选帝侯选举产生。

芒特太太对自己的外甥女自有看法。她认定玛格丽特有点儿歇斯底里，开口说话滔滔不绝，拖延时间。她觉得对付这点小伎俩游刃有余，于是对施佩耶尔之行长吁短叹，断言她今生今世不会上当受骗，去游览那个鬼地方，最后还借题发挥，认为修复古迹的原则在德国被误解了。“德国人呢，”她说，“就是喜欢一竿子插到底，有时这招行很管用，有时就不怎么灵。”

“一点没错，”玛格丽特说。“德国人就是喜欢寻一竿子插到底。”她的眼睛开始有神采了。

“当然，我认为你们施莱格一家是英格兰人。”芒特太太赶紧补充说——“地地道道的英格兰人。”

玛格丽特向前探了探身子，抚摸一下她的手。

“这话提醒了我——海伦的信——”

“哦，是呀，朱莉姨妈，我一直在想海伦的信。我知道——我一定得去看看她。我一直在想她。我打算去一趟。”

“不过，既去就要有个计划。”芒特太太说，她那温和的声音中露出几许指教的口气。“玛格丽特，要是我多几句嘴，可别感到意外。你对威尔科克斯一家怎么看？他们和我们是一种人吗？他们是靠得住的人吗？他们能看得准海伦吗？在我看来，海伦可是个与众不同的人。他们喜欢文学和艺术吗？你想想就明白的，这点再重要不过。文学和艺术。再重要不过的。那个儿子有多大岁数？她说是那个‘小儿子’。他有结婚的资格了吗？他可能让海伦幸福吗？据你了解——”

“我什么也不了解。”

她们立即窃窃了起来。

“照这么说——”

“照这么说我心中没有什么计划，你应该明白了吧。”

“正好相反——”

“我很讨厌这计划那计划的。我也很讨厌什么行动纲领。海伦不是个三岁小孩子。”

“照这么说，亲爱的，为什么还要去一趟呢？”

玛格丽特不说话了。如果姨妈看不出来她为什么要去走一趟，那她是不会告诉她的。她不会说：“我爱我亲爱的妹妹；在她生活的紧要关头，我必须待在她身边。”关爱比激情更为言不尽意，要把关爱说明白也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儿。如果她本人和一个男子陷入了情网，像海伦一样，她一准也会站在房顶上大声嚷叫出来，然而由于她只是爱着妹妹，她便使用了心心相印这种无声的语言。

“我觉得你们是两个奇怪的姑娘，”芒特太太接着说。“是两个很少见的姑娘，在不少方面都显得比你们的年龄老成得多。不过——你可别生气呀——坦率地说，我觉得你对付不了这件事。它需要一个年龄更大的人去办。亲爱的，斯沃尼奇没有什么要紧事非要我回去。”她把她那圆滚滚的臂膀伸开。“我全听你的使唤，我替你去那个我记不起名字的住宅走一趟吧。”

“朱莉姨妈”——她跳起来亲了她一口——“我得去，一定要亲自去一趟霍华德庄园。你还没有把事情看透，不过我对你的一片好心是感激不尽的。”

“我全都看透了，”芒特太太反驳说，满怀信心的样子。“我到那里去不是横加干涉，是去把情况弄清楚。弄清楚情况总是很有必要的吧。我现在就冒昧直说吧。你要是去，会把话说错的；你准会说错话的。你一心为海伦的幸福着急，你那些莽撞的问题

只用问一个，就会把威尔科克斯全家得罪了——无意之中就把人家伤害了。”

“我不会提出什么问题的。我知道海伦在信中写得明明白白的，她和一个男子相爱了。只要她在这一点上不改主意，我没别的可问。其他事情统统不值得提问。如果你喜欢，一个婚期很迟的婚约就足够了，至于了解情况呀、问这问那呀、什么计划呀、行动纲领呀——用不着，朱莉姨妈，用不着的。”

她一着急，就没了美丽，没了出众的干练，不过，却透出一股劲头，介于美丽和干练的素质之间——某种最好说成是深层的活力的东西，一种不管她在生活的道路上遇到什么都会表现出来的持续不断、发自内心的反应。

“要是海伦写信告诉我同样的情况，却是关于一个小店员或一个不名分文的小职员——”

“亲爱的玛格丽特，快进书房把门关上吧。你的那些好女佣正在掸楼梯扶手上的灰尘呢。”

“——或者如果她要想嫁个替卡特·帕特森搬运公司<sup>①</sup>干活的男人，那我也还会说出同样的话来。”然后，她以她那典型的风格话锋一转，又添了一句，好让她姨妈明白，她不是真的脑子出了毛病，也让另一类<sup>②</sup>旁观者相信她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家：“不过，如果真的是一个跟卡特·帕特森搬运公司打交道的人，那我还是希望婚约期越长越好的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，”芒特太太说，“可是，真的，我几乎听不懂你

---

① 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搬运公司。

② 指门外偷听的女佣。

在说些什么。现在，不妨想一想，如果你向威尔科克斯一家说出这种话，那又会怎么样吧。我看透是怎么回事了，可是那些好人儿却会以为你脑子出了毛病。想一想海伦会多么左右为难吧！这种事儿难得的是一个办事稳妥的人，稳妥地对付这种事儿，弄明白事情究竟怎么样了，可能会朝哪个方向发展。”

玛格丽特听到这里听不下去了。

“可你刚才的意思，是一定要把那个婚约拆散的。”

“我想也许只有拆散是上策；可是得慢慢来。”

“你能慢慢地拆散一个婚约吗？”她的眼睛亮了起来。“你认为一个婚约是用什么制成的？我认为婚约是用一些坚硬的材料做成的，你可以扭断，但拆是拆不散的。它和生活的其他纽带不一样。其他纽带可以拉长，可以弯曲。其他纽带有伸缩性。它们不是一样的。”

“就是这么回事。不过难道你不愿意让我马上去霍华德庄园一趟，省得你受那份罪吗？我真的不会去横加干涉，可我对你们施莱格尔家的为人处事了如指掌，我只管背地里悄悄了解一下情况就足够了。”

玛格丽特又一次对她表示感谢，又一次吻了她，然后跑上楼梯去看望弟弟。

他的情况不算好。

枯草热整整折腾了他一个晚上。他的头很疼，眼睛泪汪汪的，他告诉她，他的黏膜情况极其糟糕。唯一一件让生活还值得对付下去的事情是他对瓦尔特·萨维奇·兰多的留恋，因为她已经答应在白天时断时续给他念兰多的《想象中的谈话》。

事情相当棘手。海伦的事儿一定得管一管。一定要让她明白

一见钟情不是一种罪过。为这事儿打电报，会显得冷淡和神秘，亲自去一趟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渺茫了。这时医生来了，说蒂比病情相当严重。最好的办法是否真的就是接受朱莉姨妈的好意，让她带上一封信去一趟霍华德庄园？

无疑，玛格丽特是一个爱冲动的人。她一会儿拿主意，一会儿改主意，摇摆不定。她最后跑下楼冲进书房，大声说：“好吧，我已经改变主意了；我真的希望你去一趟。”

国王十字街火车站<sup>①</sup>十一点还有一趟火车。十点半时蒂比总算将将就就入睡了，玛格丽特这才抽出身来，坐马车送姨妈到火车站去。

“到时候你要记住，朱莉姨妈，不要陷进去，和他们讨论起婚约来。把我的信交给海伦，你自己觉得该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过对那家人请敬而远之。我们目前连他们的名字还弄不清楚，再说，这种事情是那么不文明，不得体。”

“那么不文明？”芒特太太反问一句，深怕她对什么精当的意见不得要领。

“哦，我使用了一个拐弯抹角的词儿。我只是说，你只用跟海伦谈谈这件事就好了。”

“只跟海伦谈谈。”

“因为——”但是这不是细说个人爱情性质的时刻。玛格丽特这时欲言又止，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抚摸她善良的姨妈的手，半是理性、半是诗意地默想这趟即将从国王十字街开始的旅行。

如同许多在一座大首都里长期居住的人一样，她对各种各样

---

<sup>①</sup> 一度曾是英格兰的最大车站，日发车辆多达 250 次。

的车站都怀有强烈的感触。车站是我们的大门，通往泱泱大地方，也通往戛戛小地方。穿过车站，我们走出城外，去冒险，去享受阳光，可是，天哪，我们最后又回到了车站！拿帕丁顿车站<sup>①</sup>来说，整个康沃尔郡都在其中隐而不见，还有那更加遥远的西部；顺着利物浦大街的斜坡下行，是一片片沼泽地和无穷无尽的湖沼；前往苏格兰，要通过一道道尤斯顿式<sup>②</sup>塔门；韦塞克斯<sup>③</sup>呢，则隐藏在滑铁卢桥后那些平静的乱象之中。意大利人认识到了这一点，这很自然；那些因为时运不济不得不到柏林当侍者的人，把安拉特-巴恩霍夫火车站叫做意大利火车站，因为只有通过这里，他们才能回家。不管是谁，如果没有赋予他的车站一些人性，没有赋予它们一些又怕又爱的感情色彩，不管多么难为情，都只会是一个冷冰冰的伦敦人。

对玛格丽特来说——我希望读者不会因此反感她——国王十字街火车站一贯就意味着无垠。它这独特的位置——正好在精美壮观的圣潘克拉拱门<sup>④</sup>稍靠后一点——就是对于物质至上的生活的一种写照。那两个雄伟的拱门，颜色含混，神情淡漠，中间悬浮着一面不招人待见的钟，倒适合当作某种永恒的冒险的出入口，从这里出发也许会一路顺风，不过却也不可以用普通顺风顺水的语言说出来。如果你认为这是无稽之谈，那么请记住不是玛格丽特在跟你说这些；我来尽快多说几句吧：她们赶火车的时间很宽裕；芒特太太找到了一个舒服的座位，与火车头方向一样，不过

---

① 伦敦西部的一个终点站。

② 指非利浦·哈德威克设计的陶立克式拱门。

③ 英格兰南部一古王国名，现泛指英格兰南部。

④ 这两个拱门一直保留至一九七五年。



距离火车头还远；玛格丽特回到威克姆街时立即看到下面这封电报：

一切结束。但愿我从未写过信。别声张。——海伦

然而朱莉姨妈去了——无可挽回地去了，不管什么力量都无法阻止她了。